私摄影,记录生活之诗

◎明山

大概有两年了吧,每天拍一张照片记录生活,已经成为我的日常习惯。

我之所以频繁记录着,是因为生活值得,有时候并不是照片需要我们留念,是我们需要照片来帮我们留念,当日后某一天翻看照片,就会明白这种情感的,会欣慰当时的随手一拍。

我所记录下来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,而是一些微小的细节。比如每天的晨光、上下班时路过的街道、与朋友聚会的开心时刻、看到美食流口水的瞬间、偶遇的猫和狗、斑驳的光影……我拍的照片很生活化,可以说是非常随意。

路边的椅子平淡无奇,可是在某个时刻笼罩了一片光晕,在光影参与的构图下,视觉感就不同了。即使我什么也不说,你也知道我遇见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下午。拍照,就是在时间的长河里截取一个瞬间,留下一个让你心动的时刻。

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过这么一句话:“能拍就拍,能照就照,想炫的一定要炫。十年后,再好的相机和技术也拍不出如此般模样。大胆记录生活,你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值得被收藏的。”说得真好,想炫就炫出来,但是大部分照片都储存在我的相册里,不仅仅有高光闪亮的瞬间。

也有生活里不如意的时刻,因为这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记录下了凌晨三点出差赶飞机时的微雨,寂静的街巷里路灯昏黄;三伏天当街搞促销时晒黑的皮肤、汗水湿透的衣衫和疲惫不堪的样子;母亲生病住院时那一个个不眠之夜,窗外的月光仿佛都陪着我哀伤……幸运的是,它们都可以通过记录来记忆和慢慢化解,日复一日的每一次记录,都是对自己和生活的一份交托。这样的记录,让我发现自己已变得更加有耐心、更加注重细节。

在某个社交平台上我有一个“特别关注”的好友,他身体不太好,轻易不出门,他观察世界的方式,是每天从自家窗户拍一张楼下的风景:那棵银杏树的冬天、春天、夏天,等天气转凉,就能集齐一年四季了;云雾、雨雪,甚至还有风的样子——摇摆的柳枝、飞扬的裙摆、水面的微澜。这是对生活的热爱,也是一份属于自己的艺术,虽然今生也未必能谋面,但我知道他身体里住着一个浪漫又炽热的灵魂。

生活中从来不缺少美,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几乎人手一部手机的当下,拍照变成一件越来越方便的事情。当我们拍下转瞬即逝的生活时,最重要的是镜头背后的眼与心,那关乎着我们以怎样的体验在感受着生活,用怎样的视角在看待这个世界。

爱人把我的拍照行为形容为“私摄影”,神比喻!一个“私”字,寓意只与自己有关,仿佛是我关于大千世界的喃喃自语。凡俗的日子在影像中慢慢发酵,终会酿成一首悠长的私人生活之诗。

我的心理调节师是只猫

◎星闪儿

大花是老孙养的一只流浪公猫。老孙家住街口,他家开包子铺。老孙把大花拴在家门口的树上,既可防它跑到外面误食了毒饵,又可把它束缚在家门口防鼠。

包子铺人来人往,大花也被“社会化”了,大街上的人呀、车呀、狗呀,它统统不怕;即便身边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过,它也能四仰八叉地躺地睡觉,这猫心大得都有点傻了。

一般猫被拴起来后,各种想挣脱,上蹿下跳中反将绳子绕在树上,越绕越短。大花从不让自己陷于这种窘境,它懂得与绳子和谐相处。

大花和人也能和谐。陌生路人,驻足喊它一声“花花”,它在沉睡中也会秒醒,主动上前行蹭脚礼,再顺势躺下,露出它的白肚皮,一副随便撸、不要钱的架势。

我从小怕猫,但自从被大花“碰瓷”过,就再也不怕猫了。大花在我脚边蹭,还把头枕在我的鞋上,冲我“喵喵”,那“喵”声轻而柔,像从远山传来的旧友的呼唤。

大花朋友甚多,附近中学的学生,放了学都排队撸它,火腿肠、方便面摆了一地。但大花没有以朋友多自傲,它对每个朋友都非常热情,我每次路过老孙家门口,必然停下来和大花打声招呼,摸头摸腮一样也不能少,否则大花便抱着我的脚不让我走。

后来,老孙去镇上开包子铺了,白天独留大花在家。我一有空便去看它,和它说说话,我说一句,它“喵”一声;有时我满腹心事,无从诉说,只长叹一声,它便似听懂了所有,冲我轻“喵”,和我贴贴。我知道它在向我传递:“朋友,要好好的。”

一天,我路过老孙家,发现绳子还在,但大花不见了。忙跑到包子铺告知。老孙妻说,是她把绳子解开的,大花上了年纪,松开绳子让它安享晚年吧。

大花恢复自由身了,按说应该四处跑跑,它不,还是死守在大门口,要不就蹲在街口的一群老太太中间听她们话桑麻。

王老太嘴碎,大家都不喜她,只有大花把她当朋友,常和她贴贴。王老太儿女都不住跟前,她唯一的娱乐就是坐街口看人。

一天,我发现整个街口就王老太一人坐外面。街上过去一人,王老太就嘀咕人家几句,大花在她旁边,边“踩奶”边晒太阳,并未“喵”一声。我和王老太打招呼:“这猫不拴着了,也跑不丢?”

王老太说:“它一包心眼,谁也骗不走。就上次老高拿着鸡肉引着它,想把它引到自己家,它跟着走了十多米便停住不走了。”

我说:“估计是它年龄大了,跑不了太远。”王老太“哼”了一声说:“可别小瞧它,厉害着呢。前天,一只狗欺负它,它跳起来抬爪子就拍,那狗比它大两三倍,都没打过它。”

大花真猫不露相,猫界扫地僧呀。怪不得白天躺在路边,谁打身边走,它眼皮也不翻一下,原来它并非憨傻,而是艺高猫胆大。

有人喜欢用毒饵药耗子,散养的猫受到殃及,很难善终,唯独大花活得好好的。我想大花流浪过,体会过外面世界的艰难,所以它不乱跑。它懂得感恩,也懂得这个世界难得圆满,所以坦然接受当下,在家门口也活出了田园猫的那份惬意。

大花是一只猫,也是一个心理调节师,它治愈过精神内耗过度的灵魂,至少我便是。

海安麻篮

◎夏俊山

“自己动手能省钱,做麻篮儿做芦菲。庄户人家过日子,过上好年防荒年。”这是奶奶教给我的歌谣。那时我还小,常看到奶奶割来芦苇编篮子——我弄不懂的是,为什么把芦苇编的篮子叫“麻篮儿”?

麻篮儿远不如竹篮结实、耐用,但是,竹子成本高,还得有篾匠手艺。编织“麻篮儿”的原料就在沟塘河边,秋风吹过,芦苇很快白了头,等着你去割哩,想割多少就割多少吧,割回家后,先打捆存放着,等冬闲时节,天气晴好,解开打捆的芦苇,用苇梭子将一整根芦苇破开(苇梭子是圆木中间有个凹槽,凹槽中立着一片锋利的刀刃),洒水浸湿,再铺在地上用石磙碾压。完成了这些工序,还得沿剖芦苇留下的口子,把圆形的芦苇秆分开、压平成篾片状,去除残留的苇叶后按长短捆好。

编织麻篮儿的难度在四个角上。因为麻篮儿的立面是圆柱形的,底部却是正方形的,由正方形过渡到圆柱形,要不露丝毫痕迹就看编的功底了。编得好的麻篮儿,苇篾之间紧凑细密,放麻菜籽、芝麻,都不会漏出一粒。编织得稀松的,麦粒都能漏出来,而且容易变形、散架。

奶奶的麻篮儿编得有大有小。大的,挑猪草用,可以代替竹篮;中等的,可以放鸡蛋之类;小的装盐,放在土灶边,当坛坛罐罐用。奶奶说,大麻篮儿不好,水不容易通过,不好用来洗菜,也不结实。梅雨季节,鸡蛋放在坛子里,湿气散不了,蛋壳容易出现霉斑;放在布袋里容易被碰破,放在麻篮儿里又透气又有保护,不容易坏掉。

老家多的是河,卖鱼、卖活麻虾的船来了,奶奶常提一只大麻篮儿去买。麻篮儿密实,米粒大的麻虾不会漏出来。买麻虾儿,奶奶总是先把麻篮儿在河水里浸泡一下,然后给人家过秤、装麻虾。她这样做,我觉得奇怪,奶奶却很得意:你不懂,这麻篮儿进了水,水不容易全部漏光,过秤时麻篮儿会重一些。等到装好麻虾,麻篮里的水漏掉了,轻了,再过秤,麻虾就会稍多一些……

50多年过去了。儿子看到我收藏的麻篮儿照片(见图)觉得好奇,我却感到一阵心酸。奶奶啊,我懂了:你为什么要编麻篮儿,为什么买麻虾儿还要“小聪明”——这是穷出来的精打细算、穷出来的小精明啊。

本版投稿邮箱:
2457901059@qq.com